

# 唯美： 1984

赵建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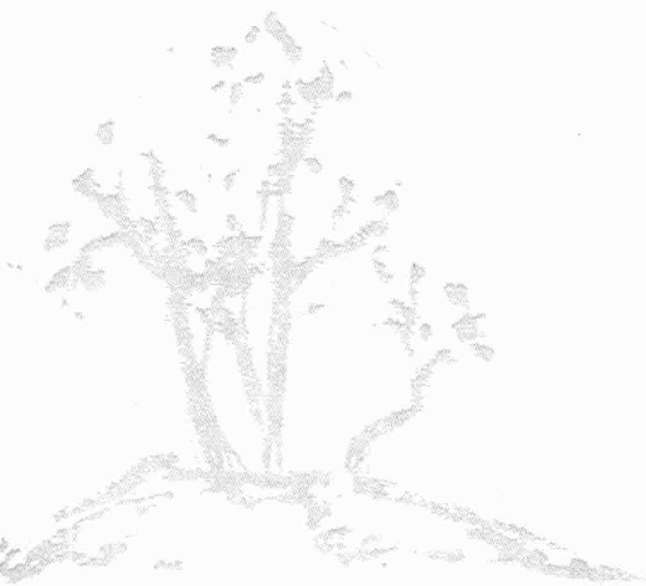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唯美：1984

赵建英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美：1984 /赵建英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664-0398-8

I. ①唯…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5609号

# 唯美：1984

WEI MEI

赵建英 著

---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3.75  
字 数：206千字  
版 次：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7.80元  
ISBN 978-7-5664-0398-8

---

策划编辑：朱丽琴 胡竹峰  
责任编辑：龚婧瑶  
责任校对：程中业

装帧设计：王莉娟 李 军  
美术编辑：李 军  
责任印制：陈 如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 序

再等一等，一天、一周、一月、一季、一年，我等了差不多一年有余——给赵建英这本《唯美：1984》作序。

我不是在等感觉，而是在等安排，也不是在等安排，似乎在等天意，因为这实在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

今年是作序年，还有几个序等着我，事情那么多，人差不多要累倒了，不要说写序，写字都懒得提笔。歇一歇，另外的原因也在聚气，聚气为赵建英写序，为作序年完美收场。

前不久我回了趟乡下，这是今年第一次回去，朋友陪我到处逛逛，田埂、河滩、山前、屋后，我们走了许久。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像碎片在聚集，渐渐清晰起来。青山已变，夕阳依旧，修了马路，盖了房子，建了林场，不复是当年的青山。我突然在想，故乡是帮人回忆的，故乡是一个被放逐的文人头脑的“跑马地”。

有些书也是帮人回忆的，譬如这本《唯美：1984》。几篇文章读下来，我就有了回忆，或者说我凭借文字穿越到了1984年。说来也真是巧合，我恰恰生于1984年。于是，看赵建英的文章，关于童年的记忆顷刻复苏。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的点点滴滴，老井旁的村姑，槐树下的老牛。更想起冬天的清晨，赖在被窝里，看着窗户发呆的晨光，入眼的是糊在窗棂上的白白的纸，风

吹日晒，已现出淡淡的灰黄，白里泛黄，黄中夹灰，淡淡的，淡得让我忍不住惆怅。

《唯美：1984》，我称其为“怀旧之书”。

如今赵建英已离乡多年，她比我更清楚：故乡是回不去的，即便回得去，也不是属于自己的故乡。于是，借文字抒怀，抒发对故土的情怀。乡音乡情，花草物事，渐近渐远，远在过去，近在笔底。记录与表述也变得从容自如，长作万言书，短写千字文。回忆本来就该漫漫漉漉，写到哪里算哪里，这便成了一本私人的情感日志，当然，何尝不是一部齐鲁山乡民俗的“风物志”。

之所以说是“风物志”，因为我在阅读时重逢了当下汉语写作中久违的田野之气与浩荡民风。耕田种地，吃吃喝喝，日出日落，这些最朴素、最普通的日子，赵建英随手一记，家长里短的生活顿时散发出文学的况味。许多段落颇有日本随笔的味道，不过一改日本随笔的唯美纤细，注入了来自民间的淳朴与厚重，弃哀艳为淡然，清雅的同时多了些许明亮。

《消失的曼陀罗》一文这样描绘故乡的花木：

我们队里的屋子旁边，是一些丛生的荆条、苍耳和曼陀罗。春末夏初，荆条开出粉色的花，能引来无数采蜜的蜜蜂，只见它们忽忽地飞在花丛中，停在花蕊上……荆条花谢了，接着到了曼陀罗的花期，只见白色的、大朵的花像一支支百合。但是，曼陀罗的花和它的叶子一样，有一股淡淡的、呛人的味道，所以，我总是离它很远，默默地看上几眼，那洁白的花朵，常令我怦然心动。说不出为什么，也许是一种预感吧。在它们消失以后，永远也见不到它们的身影了。

这种描写是开放式的，但分明又让人觉得节制，节制中有一丝淡泊，让平常的荆条、苍耳、蜜蜂和曼陀罗闪耀着写作者的个性光芒。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和大地血脉相连，让人阅读时，不仅可以看见一方水土的花草树木，也能触摸到芸芸众生的柴米油盐，尤其是第三章“众生”。赵建英对笔下的人物有感情，行文之际能看出倍觉难舍，恨不得多些笔墨写尽心中的牵挂。《万家轶事》是一个家庭的变幻，《箍儿》、《红粉》、《无名氏》是一个个女人生活的起伏。《那些人，那些事》、《明眼儿》、《哑巴》，一篇篇文章中小人物的命运明明灭灭如窗前的油灯。

赵建英的书中,有很多原生态的观察与描述,那些看似漫不经心、随绪而为的文字构成了本书的肌理,也使行文显得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在此恕不引用了。所以,我认为:

《唯美:1984》是一本有关大地美学,也是有关民俗美学的书。它所呈现的场景和与之相关的世相,取自田野。

赵建英已过不惑,有些东西现在不写以后未必想写。

我已年近三十岁,这几年看着一座比一座高的大厦,一天比一天快的日子,竟心生嫌恶,偶然翻出几张老照片、几封老信函、几本旧书反倒倍感亲切。

秋天时候在岳西和朋友坐在他家楼顶喝茶吃枣,入眼的是后山树林中大片大片的红枫叶。那个下午,至今想来,兀自在心头流淌着诗意。我想起杜牧写的句子“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字里行间散发着晚唐的风韵。现在除了在文字里,再也找不到晚唐风韵了。赵建英的这本《唯美:1984》,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记忆,寻找过去的风韵。

从来没有哪本书让我感到如此之深的人情之暖与心血之暖。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春华秋实,夏华冬实,秋华春实,冬华夏实,四时皆华皆实,人间并不寂寞。

赵建英写从前的人事、从前的情味,又文艺、又生活,暖暖的、粉粉的,弥漫着时间深处的旧气。过去的一切苦难,都被记忆筛掉,只剩下对逝水年华的追忆,那种静水深流般的感受,已不会再现……

一位找不回来的作者在找不回来的时间中的写作,从动笔到出版,差不多快十年了,几番沉浮,令人唏嘘,好事多磨啊。时间的沉淀,让这本书越发醇厚,不枉。

我看重这本书。

是为序。

胡竹峰

2012年12月21日

# 目 录

第一章 四 季 .....	1
春 .....	1
夏 .....	5
秋 .....	9
冬 .....	13
第二章 耕 织 .....	17
大地的味道 .....	17
因为生命存在平行 .....	21
草的温暖 .....	23
线上的岁月 .....	25
织布 织布 .....	29
同一座屋檐下 .....	35
消失的曼陀罗 .....	37

芦花谢了 深冬 .....	40
<b>第三章 众 生</b> .....	43
宿命如树上的果实 .....	43
万家轶事 .....	47
籬 儿 .....	56
红 粉 .....	61
那些人 那些事 .....	66
无名氏 .....	68
明眼儿 .....	72
哑 巴 .....	74
<b>第四章 汀 洲</b> .....	78
汀洲永不消失 .....	78
门槛上的岁月 .....	83
公社大院 .....	86
这里人来车往 .....	89
时间代言人 .....	92
<b>第五章 稼 穡</b> .....	98
棉花——平原之心 .....	98
麦子——当清风穿过麦芒 .....	103
玉米——飞向天空的翅膀 .....	106
大豆——谁将携起我的双手 .....	108
红高粱——你的生命最悠久 .....	112
谷子——风骨被温柔摇曳 .....	116
花生——怀念土的柔情 .....	119
数数那些庄稼 .....	121



第六章 自 然 .....	124
星星和人一样多 .....	124
不一样的阳光 .....	127
留住一片云 .....	130
好像只有一场风 .....	133
彼岸的彼岸 .....	136
踏着清秋的月光 .....	140
天下的槐树 .....	144
大地有多少秘密 .....	147
第七章 人 间 .....	154
等待冬天 .....	154
那时光阴 .....	158
哭泣的火焰 .....	162
谁的风筝在天上 .....	166
落满尘土的岁月 .....	169
这是我们热闹的街 .....	172
你的花开了 .....	175
乡村蓝调 .....	179
我的天堂我的家 .....	185
别人的时代——我们一起看着那个时代消失 .....	191
踏雪而去 .....	201
后 记 .....	207

# 第一章 四季

这里，就是蓝色苍穹的入口

——题记

## 春

这是1984年的春天。

没有预约，一切都没有迹象。事实上这个春天与这块土地上走过的所有的春天并无二致。

一场接一场的春风，渐渐地热了土地，暖了村庄，温了人心。

一个接一个的村庄，圈圈点点地散落着，古朴、原始、沉着。

那些留鸟，早已将汀洲视作它们的家园。喜鹊、乌鸦、戴胜、麻雀，尤其是麻雀，成群结队地驻守在村子里，逡巡在旷野上，在一无遮拦的平原上，星星一样散发着清新而充满活力的气息。

孩子们喜欢在太阳下蹦跳玩耍，老人们喜欢追着太阳，随着它绕着墙根转来转去，一个冬天，加上一个春天，他们不知转了多少年，那泛着碱花的墙根，被他们压得结结实实，一片一片的，能看出板凳磨过的、或是鞋底蹭过的痕迹。

人们看着墙根下扫碱土的人，用扎了铁齿的笊帚“刷刷刷”地扫起那些泛了碱的土，扫成一堆，再用一把柳编的撮子，一撮一撮地将碱土倒进独轮车上的麻袋里。他们将碱土熬成硝，可以卖给供销社，也可以掺上硫黄做成

土炸药。过年放的鞭炮，听说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一些小脚老太太，也扎着堆，不是做线穗子就是看孙子。大闺女小媳妇，有的支一个绷子绣花，有的绣鞋垫纳鞋底，好像手里总有做不完的女红。

早些年，老头儿们最惬意的是蹲在墙根下，一边拉呱聊天，一边掀开棉袄的大襟或者肥大的棉裤腰捉虱子。那些肥胖的、或黑或白的虱子、虻子紧紧地趴在棉袄棉裤的缝里，被一双双枯瘦如柴的手捏出来，然后送进嘴里——听着“咯嘣咯嘣”的声音愉快而活泼地响起来，那种黑色幽默一样的嘲弄感和揶揄感随之弥散开来。这些一生都不曾离开土地的农民，唯有此时，才能体会到一种居高临下的、征服般的快感！对于自然的和土地的虔诚，在这一瞬间释放成一种陌生的但又是发自肺腑的情绪！

在某些时候，他们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艺术家。

面对村庄、老宅、同类、牲畜、太阳、风雨、月亮、草垛、纺车……在这些物质交织成的世界里，每一个缝隙都流露着风霜的波光粼粼。有时候，老人们会在捉完虱子之后，再从棉袄口袋里抓一撮烟叶，用长条的纸卷成喇叭状的烟卷，“喳”一声划一根火柴，香香地吸上一口，慢悠悠的烟圈一波波地散开，一会儿工夫，就将所有的老人都笼罩起来。这时候，他们的心里，甚至是路过此处的人们的心里，都会浮上一个念头：现实安然，往事如烟！

平原上的冬日，最容易让人失魂落魄的，大约是因为这样有声或无声的场景，会在每一个平原上的村庄里不停地上演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让人们忘不了怀想，忘不了相聚，忘不了梦境和人世！

但是慢慢地，老人们身上不再有那么多的虱子和跳蚤，夏日夜晚的蚊子也越来越少。他们为此很高兴，也很纳闷。在他们的印象里，虱子们与自己的生命一样长久，不，比村庄的历史还要久远。偶尔，他们会说起一个话题，是关于虱子的。

“咋就不生虱子了？”一个老人说。

“蚊子也少多了。”另一个老人接着说。

“饥荒(债务)多了不压人，虱子多了不咬人。”这是平原上一句流传弥久的谚语，它也成为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虱子真的没有了。牛身上的牛虻和蠓虫却不见少，蚊子、苍蝇有时还会嗡嗡地飞着。唯独虱子，从老人的身上、从孩子卷成球的头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它们离开了人类，不知道这种寄生于人类的虫子是否还能够存在？

那几年，平原上种下了越来越多的棉花。

棉花花开的时候，能听到青蛙远远的叫声。它们一般不去光顾棉花地，因为青蛙喜欢湿润的地方，而棉花喜欢土里的水分越少越好。但是，蜥蜴和蛇一点都不在乎。它们时常会在棉棵间游走如飞。看不见倒也罢了，一旦看见，就会被吓个魂飞魄散。人们传说有一种会飞的蛇，是在麦子上飞行的，我却一直没有见过，但愿一生都不要看见。因为，蛇在我的眼里，是那么的可怕。

在现实里，1984 离我越来越远；但在心灵里，它却越走越近，近到醒来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喃喃着一个符号：1984、1984……

那一年的春天，久旱无雨。4月26日上午，云开始慢慢地积聚起来，风也渐渐地由小到大，人们原以为会来一场珍贵的春雨，却等来了一场大风和春寒。这场数年不遇的倒春寒狂袭华北平原，那场在太平洋形成的飓风，在经过渤海毫无遮拦的海面之后，肆意妄为地进入平原。东部的黄河三角洲，成为第一个迎接这场东北风的陆地。狂风过后，是一场春天的霜。在双重的灾害下，平原好不容易用黄河水灌溉的春地里，那一片片早播的棉花苗毁于一旦！

地里，是白花花的地膜。那些已长出四五个叶瓣的、或者刚刚拱出地表的嫩绿的叶芽呢？

在霜寒漫过的土地上，起起伏伏的地块呈现出触目的苍凉。天上，不时地掠过一片白云，飞过一只鸟儿，春风伶俐地刮着，毫不拖泥带水，将地层的湿意一点一点带走。人们抢在它的间隙，在刚刚死掉棉花苗的地方，又重新埋下新的种子。

凡是能走动的、能干活的人，都随着寒冷的尾音，陆续地走向旷野。一瞬间，苍白的平原一下子又活了过来，仿佛它经历的不是一场寒流、一次真正的灾难，而是它自己打了个盹，伸了一下懒腰——土地有着多么伟大的承受力！

墙根下的老人呢？已将泡好的种子盛进了口袋里，蹒跚地提着，沿着坑洼洼的土路，和孩子们一起重新播种了。他们在年轻人的抱怨声中从容一笑，在他们一生的种地生涯里，哪一个春天不是种上几茬种子？谁能左右老天？在流年的河水里，在风雨的重锤下，人与脚下的土地，一起成为大度

的智者，一边是攻守同盟，一边是各自为战。再来接受一样的春旱、夏涝、冰雹、霜冻，来等待一场场小麦扬花、大豆爆荚、稻谷飘香、棉花盛开。

在黄河水浇灌的土地里，第二茬棉花种下去了。

水是生命之源。1984年，这个道理真切地成为现实的写照。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面临一个严峻的话题——环保与水。

1984年，黄河还几乎没有发生过断流。我们以为它会像它以往那亘古的生命一样长流不息，直到我们与自己耕种的土地都一同老去，它也依然会奔腾、咆哮。一茬一茬的庄稼，会在它的浇灌下变得郁郁葱葱；我们的生活，会在它的滋润下变得更加甜美；在无人的夜里，听着它的涛声，进入甜美的梦乡……

经历会成为生命的蓝本和存在的经验——我从老人们身上看到了这一切：引黄灌溉还是一件陌生的事，只是在1979年以后，土地都分给了个人，人们才想方设法使粮食不断增产。在古老的职业里，他们接受了一种新鲜的内容，从中又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实惠。

在平常的劳动中，人们会挖掘出更多的、更有利于自己的和更有意思的形式。这些随时变化的内容，正慢慢渗入人们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乡亲们的意识、思维、现状与心态。乡村舞台——那年春天，十八岁的我身入其中，被大地所淹没，我开始体会它、触摸它，一步一步地接近这个大舞台的实质。

但是，劳动在汗水中，正沉重地开出花来。

每一天，我在劳动的间隙，会不自觉地抬头望天，那些北飞的大雁，会在下午时分掠过头顶的天空。它们急急地赶着路，好像晚走一天，它们那遥远的家园就会被别人侵占。夜里，大雁就休憩在离村庄远一些的麦田里，这里应该是它们最安全的过夜的地方，并且还有泛青的麦苗可以充饥。大雁的粪便是可以做猪食的上好饲料，曾经有些年份，村庄里的姑娘媳妇结伴去荒原上、去麦田里捡拾雁粪，回家用水泡涨，再掺上草粉或者野菜，就可以让猪们吃个饱。

当第二茬棉花长起来时，旷野上几天之间就绿意浓郁，随之而来的高粱、大豆、玉米、谷子、花生，千千万万的苗儿在暖和的大地上渐次生长起来。

还有那些毛茸茸的小鸡仔，挤在用苇席圈成的圆筐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它们被主人从二十多里外的村庄里骑车驮来，是赊给汀洲人的。到

了秋收以后，家家都有了一些现钱，这些赊鸡人再来讨要。每一年的春天，他们都给汀洲带来叽叽喳喳的快乐和希望。

这个春天似乎刚刚开始，就在布谷鸟的叫声里行将结束。这里的气候是暖温带季风气候，虽然它离渤海如此之近，近到只有方寸之距，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别的气候条件，使这里的春天异常短暂，只有五十或者六十多天。

春天过去了，接踵而来的，该是酷热的、繁忙的夏天。

## 夏

棉花的气息穿透了1984年的夏天，弥漫在平原的沟沟坎坎里。

棉花的气味如辛辣的调料，将我们的生活调制得五味俱全：浓郁、苦涩、沉滞、暧昧。

那一年我十八岁。

透过棉花，我将认识未来依次在生命中出现的東西：朦胧的爱情、失落、离别、死亡、彷徨、噩运、灾难和快乐。

在时隔二十年之后，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到时光的深处，看一看那一年夏天我的平原、我的村落、我的乡亲和棉花！

还是一片接一片的棉花。即使平原到了尽头，棉花依然不会罢休。棉花顽强地占据着平原，比粮食更能成为黄河三角洲上的主人。

那个年代，经济作物正以越来越大的比重进入社会。在政策调节和利益面前，棉花成为这块土地上最受青睐的作物。

在时间的推移中，作物间的优胜劣汰于无声处交迭进行，没有刀光剑影、剑拔弩张，但是就像种树选择榆、槐、柳、杨一样，棉花、大豆、高粱、玉米最终以它们的生存优势牢牢地立足于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在淮河与海河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黄河随心所欲，它将昆仑之水送入大海的同时，也将黄土高原搬到了千万里之外。大量的黄河泥沙输入渤海，使海岸的大陆架不堪泥沙淤塞，逼迫海水一步步地退却。河海造陆的过程，岂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矛盾与和谐、战争与和平，不仅仅存在于动物与动物、植物与植物之间的相互渗透上，同时也生动地体现在自然万物之中。

炎热的夏天。棉花的虫灾日甚一日。在人与灾害作斗争的历史中，把

农药的发明称为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一点也不过分。不用说那些对环境造成极度破坏的“六六六”、“DDT”之类的农药，就是那些我最熟悉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黄河三角洲地区推广使用的背负式喷雾器，它们多么像一颗颗炸弹！

在将作物的害虫消灭掉的同时，它们所喷出的有害物质对环境的破坏，同样具有巨大的威力！

我至今仍记得圆柱体的喷雾器压在脊背上的感受。不堪重负之外，一种杀戮的快感让人欲罢不能，密密麻麻的蚜虫和棉铃虫在农药巨大的杀伤力面前，转眼之间就缩成一团，有的滚落在地上，有的瞬间就失掉了水分，成为干枯的小点点。在不停地喷药中，一些有益的昆虫也被连带伤害。奇怪的是害虫天生具有比益虫更多的变异性和适应性。过不了几天，又将会有一代棉铃虫爬在棉花上，如果想要杀死它们，最早用的“乐果”、“敌敌畏”已无济于事，只好改用药力更强的“杀灭菊酯”、“呋喃丹”之类。

一代代的农药，远远跟不上害虫的变异速度，所以，在我的感觉中，那些年，我们总是被这些讨厌的虫子闹得马不停蹄地去买一种又一种的农药，去喷一遍又一遍的药水。

那些年，害虫与益虫同时锐减，一条条生物链正渐渐地断裂，多少年之后，我们终于为自身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已经欲罢不能。

然而，那一年的夏天的确是真实、快乐而又亢奋的。

在各级政府的报表和年终总结中，1984年的棉花无疑是空前的丰收。不只是棉花，土地上所有的庄稼都获得了丰收。那一年元宵节的晚上，曾经有人用尺子量过月亮投在门口的影子，他们预测说今年不会丰收，但也不会歉收。然而，天意难测，那年的粮食就硬是撑破了粮囤，那年的棉花覆盖了辽阔的平原。那一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卖粮难、卖棉难的局面。我们被贫困压瘪了无数年的粮囤，竟然像做梦一样地盛不下同样一块土地上打下的粮食！

那一年，在坚硬而冰冷的官方数字之下，是涌动的庄稼的河流。大豆、高粱、稻谷汇成源源的流水，洗刷着人们对于“吃饭”的传统认知，荡涤着“粮食”在农民血脉里打下的烙印。

那个夏天，多么繁忙、疲惫而欣然。

在许多人的眼里，整个平原、海岸线和黄河三角洲，全部被浓厚的绿色

包裹得密不透风。“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人们在浪漫的想象与热切的期盼中，伏身于无边无际的旷野。

那一朵朵色彩斑斓的棉花次第开放。每一天都迎接朝露、晨星和太阳。人们长满厚茧的双手，像摩挲婴孩一样抚过每一棵高粱、每一株棉花，捉掉棉铃虫和它的卵，打掉多余的枝杈、掐去落寞的谎花。

惯常的封闭造就了特有的好奇，人们在去镇上的供销社买农药的时候，在小贩进村叫卖针头线脑的时候，在外边上学或者上班的人回来忙秋、过暑假的时候，都会竖起耳朵听一听外面发生了哪些事情。由此，我们知道了县里有个老师管理方法好，获得了全国优秀班主任奖，我暗暗地想，要是我能继续上学的话，跟着他该有多好；知道了美国有一架叫“哥伦比亚”号的航天飞机在1981年问世之后又一次飞上了太空，比踏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走得还要远，而且，十九年之后的2003年2月1日，它在即将落在地面的时候，在空中爆炸解体，飞机上的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与我们有关的消息是农村体制改革马上要深化下去，政社分设，建立乡（镇）政府，人们习惯叫的、具有法国大革命味道的“公社”永远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同时，“大队”将被“村委会”取代。人们会丢掉一些叫惯了的名词，而接受一些更新鲜的、变化更频繁的现代语汇……

那个夏天，孩子们依然最喜欢去浑浊的河沟里、池塘里洗澡。大人们也喜欢在夜晚或躺或坐在麦秸、蒲团和苦子上乘凉、聊天。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方圆几十里的土地、周围的一圈村庄，顶多再加上六十里外的县城和一个被它隶属的叫“东营”的小城市，和那些地方发生的一些故事。他们最牵记的是黄河，凡是从黄河南边过来的人，都会被人追着问“水有多大”、“能漫了滩么”之类的问题。每一年都会有黄河汛情的消息飞鸟一样地盘旋在平原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黄河牵着乡亲们的心，让人真实地体会到一种切肤的关心，黄河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

晚风习习，星星如织。做完一天的活计，吃了母亲做的晚饭，和一两个伙伴来到村外，坐在麦地的畦子上，将布鞋脱了，脚放在灌溉用的水渠里，让我有一种无比惬意的感觉。我们时常掐下麦穗，搓出半熟的麦粒，吃得津津有味，味道香美无比。望着迷蒙的夜空，看看灯火如豆的远方村庄，想一想自己正经历着的真实的生活现状。一种幽幽的、漫漫的伤感会突然涌入心间。用思绪捋一捋现实的景况，那种青涩的迷茫和忧伤啊，深深地流进了夜



幕下的旷野和身后的村庄。

1984年，在与我一起长大的平原上的时候，我茅塞顿开，那在一个如雾如烟一般地憧憬未来的心态，原来是一起进入一种拔节的状态。

在太阳炽热的光芒里，坦荡的、起伏的、附着河流的华北平原，正被浓郁的、无边的庄稼缠裹着。在知了的叫声里，在牛们反刍的黑夜里，在蚊蚋嗡嗡的聒噪里，一天一天地向着秋天走去，开始成熟前的冲刺。

人们最重要的劳动，是循着每一条有水的河或水渠，一次又一次地灌满喷雾器，然后兑上一定比例的药，喷到棉花棵上。烈日下，所有的劳动都会事半功倍，害虫易死，野草易枯。所以，在庄稼漫长的管理过程中，阳光成为最好的推动剂，除虫、锄草、间苗都适宜在热热的晴天进行。而施肥、打杈、摘棉铃虫，播种胡萝卜、青菜、绿豆、红小豆，则是在雨中或阴雨天里最合适的劳动。

那是一种节奏，旷野上的律动，乡村最原始、最永恒的节奏。在夏天，依然需要保持它固有的、千万年不变的节律。夏天的音乐漫过人们的心田，大家只感觉到劳顿和乏味，而音乐需要时间和心灵来共同完成对它的理解，在多少年之后，才能听到它的袅袅余音。

平原上乡村的孩子，能够听到四季乐声的每一个孩子，都会成为乡间的史书。他们的思想、心灵甚至爱情，都会保留着大地最永恒的节奏，从而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用全部的心血来感受大地给他们的每一种幸福或者苦难。乡村成为这些人内心历史的主题，贯穿着整整的一生。他们会在每一种不经意的暗示下，完成冥冥中自我的重塑和应尽的责任。为乡间也好，为父母也罢，总之，他们会努力，在平庸的或不平庸的生命里，将大地的印迹最大化地镌刻在个人的乃至社会历史的册页上。

夏天浓浓的露水，打湿了每一个角落，漫漫长夜！歌者自有天与地，听者何惧乐与忧？

云蒸霞蔚、彩虹当空、烈日炎炎、暴雨倾盆……夏天在平原上留下多少足迹？在水里、在地里、在村庄里、在人心里，总有我们见过的、找不见的时光的弧，串起广漠平原上的路径，一串串风铃“哗啦啦”地响过，如梦境轻轻滑过。一起醒来的，一定是岸上的鸟儿，在海拔只有1~1.5米的三角洲地区，有谁比我们离水更近？离大地的心脏更近？

雷雨骤降时，我突然想到雨水将带着尘世的泥泞和人类的气息，一点一